

南
華
經
解

南華經解序

著書難注書尤難道無淺深見道有淺深縱吾心與目之所至以成一家之言期於闡發道之精蘊而止注書則既深明夫道之精蘊苟非以己之心仰窺夫著書者之心與之契合無間則注與不注等而莊子其尤甚者也夫正言易知反言則意曲而隱矣莊語易明諸語則意深而激矣又況反覆譬喻不可端倪支離曼衍莫從究詰雖然特患未窺見莊子之心耳果能窺見其著書之心雖千載如面談可也夫莊子之書固所謂闡發道之精蘊以成一家之言者也抑思戰國之時何時乎功利中於隱微機詐習若天性距文武盛時雖僅六七百年而政教陵夷或反甚於漢唐衰亂之世是亦古今一大升降也驟而語以仁義禮樂有掩耳而走爾而黃帝老子之學實在與物相忘而自

化故其論立身則至人無己論處世則清淨無爲明知所論之
過高而欲藥戰國之人心有非是不能勝任而愉快者甚至非
薄堯舜譏訕孔子豈真有所不足於堯舜孔子哉逆知其說之
不能以相勝不如姑抑之更進以至德妙道之行以潛銷其錮
蔽而陰解其膏肓庶幾其有瘳乎此不得已之苦衷也後儒不
察或反以是爲莊子病無乃泥於語言文字未窺其著書之心
歟此書自郭注後歷代注解不一家或以爲佛或以爲道雖其
義未嘗不可通皆各就其性之所近心之所得附會以申其說
未必卽著書之本意近得句曲宣氏茂公所著南華經解鈔本
句梳字櫛篇解節釋能使莊子著書之心躍躍紙上蓋不獨爲
漆園功臣當此大亂初平凡所以靖民心培元氣有世道之責
者詎無所取資乎因屬老友胡君稚楓詳加校訂付諸剞劂以

公同好自有此解前乎此者可盡廢後乎此者可不作莊叟有知亦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同治丁卯春正月新建吳坤修書於皖江藩署

南華經解序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堯桀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堯之譽以便儉人桀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變而爲墨墨之非寢附於孔是四者以眩瞽天下之聰明與其議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語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爲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當世誹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周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思之門人孟猶之嫡傳而莊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毋乃子輿率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末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

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歟顧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
 衆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之僞儒且利其
 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不爲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
 堯者非不衆也有所矯而爲伊周卽有所竊而爲之噲爲莽捺
 最下爲馮道而檢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者非不衆也有
 所持而爲孔孟卽有所竊而爲楊墨爲荀韓最下爲殷浩王安
 石而處士之執橫矣至於處士執橫人心流極由是後世一變
 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曷可爲久道也惟蒙莊者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
 於人倫物則之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
 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內非外非醕非雜亦
 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

言之言無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徒遠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學深思探賾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箋解剗其蕭礫發其清微是書那復須注既妙悟於象先而得其解者且暮遇之又豁如於言下譬則畫史盤礴庖丁奏刀又譬則帝青寶網光界重重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窮不能以智意盡也世之學者讀六經語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莊子之書苟讀莊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宣子之解我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彼堯桀之誹譽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書之行其有功於孔孟甚大曷可少哉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日書於青元觀精舍

邑同學弟張芳菊人氏拜撰

南華經解自序

嗚呼天地開闢以來世愈積而事愈增至於綢繆繁飾而無遺者皆非人之所能爲也一道之精蘊不至於暢發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發兩莢由兩莢上達而千枝萬葉生焉此千枝萬葉豈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蘊而不發不止者乎特寓之於無而見之於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鴻蒙以迄周盛則由根莖而枝葉畢具者也枝葉蔽芾不可復剪人胥悅其燦然故有世道之責者亦就燦然者相爲維持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聖人欲盡以精蘊示人勢必有所不能而先翦棄其枝葉則是率天下而默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燦然者爲維持而以其精蘊俟之上智一貫之才而不敢輕爲示此聖人之體大而思深爲愛天下之至也後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窺乎其精蘊窺

之而學未及聖人之大且深也則不復能有所俟於是日取而
津津道之道之不已而筆之爲書而反側摹畫之此莊子所爲
作也向使以莊子之才而得親炙孔子其領悟當不在顏子下
而磨礪浸潤以渾融其筆鋒舌巧又惡知其出不達如愚之下
哉不幸而聖人沒微言絕百家並噪無異禽鳥鬪鳴莊子於是
不能自禁而發爲高論綺言以刪葉尋本披枝見心此又莊子
之不得已也後人讀之乃得徜徉其駘蕩之姿浩瀚之勢空靈
幻化殊詭清越之趣此則莊子之不幸而後人之幸也嗚呼莊
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少時讀史記謂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
及覽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予私心嚮往
取而讀之茫然不測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評註不下
數十家而未嘗不茫然也卽郭子玄以此擅勝名家又未嘗不

茫然也則意子長太白所稱卽此茫然無端任意滑稽者是乎
竊疑其必不然也吟諷之下漸有所解屏去諸本獨與相對則
渙然釋然眾妙畢出尋之有故而瀉之無垠真自恣也真仙才
也真一派天機也乃知古今能讀莊子者惟子長太白耳諸家
但摘其數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謂能讀莊子甚且字句之間大
半強作解事譬之主人覲面而旁猜張李其支離可笑有不勝
言者噫莊子之難讀如是乎此本不敢於莊子有加但循其
疑會細爲標解而不以我與焉庶幾莊子本來面目復見於天
下不致覲面旁猜而已若其玄風妙旨則鹿門茅氏嘗曰太史
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賞其文尙未必知其學
況於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旣暢神怡意適之際躍如有見則
夫去聖旣遠而爲學人津筏有不可誣者夫莊子旣不避聖人

罕言之戒而於聖人之不欲翦者翦之聖人之不輕示者示之此莊子所以維末流之窮而一出於忍俊不禁一出於苦心致覺者也後世分別九流乃以異端目之予謂莊子之書與中庸相表裏特其言用處少而又多過於取快之文固所謂養之未至鋒芒透露惜不及親炙乎聖人者若具區馮氏謂爲佛氏之先驅嗚呼莊子豈佛氏之先驅哉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句曲後學宣穎茂公氏自序

莊解小言

宣穎識

註莊者無慮數十家全未得其結構之意郭子玄竊據向註今古同推要之亦止可間摘其一句標玄耳至於行文妙處則猶未涉籀籀便爲空負盛名也

古今同推郭註者謂其能透宗趣愚謂聖賢經籍雖以意義爲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曉暢而意義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阿郭註也若諸家之餽飭舛謬又不足道

諸家字句之解間有所長採入細註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旨趣則概未之及故大字註評毫不敢襲亦不得已也

莊子之文最難捉摸字句尤多奇奧若不曾多看諸本評註者亦不敢輕以此本呈教恐不悉苦心未必解頤也

內篇各立一題各成結構外篇雖不立題亦各成結構惟雜

篇不立題不結構乃可各段零碎讀之然天下一篇爲全部總跋洋洋大觀

分節分段非莊原本但骨節筋脉所在正須批擲導窺故不惜犁然分之先細讀其一節又細讀其大段又總讀其全篇則窺會分明首尾貫穿蓋必目無全牛者然後能盡有全牛也識者自知之

顏曰莊解義取諸此

俗本所分段落總不辨通篇文理淺謬可笑

莊子眞精神止作得內七篇文字外篇爲之羽翼雜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隨手存記之文

莊子之文長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啻峽雲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人及得

古今格物君子無過莊子其俾色揣稱寫景摘情真有化工

之巧

能文家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每拈一件成文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後少雷同處莊子篇篇是要明這一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蓋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卻偏要洗發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不得更苛責其全部中一二語之重出也讀正文再讀批辭讀批辭再讀正文反覆數過胸中必有洞澈之樂若不耐煩尋繹者先不是讀書人也

南華經解內篇

爲文七首

一編之書何分內外以其專明宗旨故目之爲內蓋莊子參透道體欲以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也豈惟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雖千萬言亦只是說不出所以多方蕩漾婉轉披剝有時罕譬之有時旁觀之有時反跌之有時白描之有時緊刺之有時寬泛之無非欲人於言外忽地相遇此內七篇所爲作也

內七篇都是特立題目後做文字先要曉得他命題之意然後看他文字玲瓏貫穿都照此發去蓋他每一個題目徹首徹尾是一篇文字止寫這一個意思並無一句兩句斷續雜湊說話今人零碎讀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見他篇法好處道體千言萬言說不出究竟止須一個字并一兩言還是多

的究竟止可意會并一個字還是多的莊子內篇題目雖有七個文字雖有七篇總說得這一個物事要人心領神悟而已

這一個物事漫天漫地都是他莊子約畧七個題目大要不越乎此所以欲不著言語則一兩句還是多欲著言語則七篇須少不得一字

篇中用事或割取其一節或引據其一言又或非借重這一箇人襯貼則抑揚不得痛快大要不得認作事蹟之實須知都是行文之資助而已

頴識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逍遙遊

莊子明道之書若開卷不以第一義示人則爲於道有所隱
第一義者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卽學道人之第一工夫也
內篇以逍遙遊標首乃莊子心手注措急欲與天下撥霧覩
青斷不肯又落第二見者也何也天下人汨沒於嗜慾之場
何事不鑽研過究竟其所不能到者只是逍遙遊其所不肯
爲者亦只是逍遙遊不知逍遙遊三字一念不留無入而不
自得是第一境界也一塵不染無時而不自全是第一工夫
也蓋至逍遙遊而累去矣至於累空而道見矣然且世人非

惟不能到抑亦不肯爲者其病根斷可知矣何也從來嗜慾之累識者遣而去之亦不爲難若夫等而上之則有爲名又等而上之則有爲功二者之累較難去焉雖然崇實則逃名貴德則賤功遣而去之猶不爲難若夫累之最難遣者惟己焉夫嗜慾功名盡去而知能意見之尙存彼此區畛之猶隔陰陽慘舒之弗同於天地皆己之未化者之爲累也而於道能吻合乎哉故逍遙遊一篇文字只是至人無己一句文字至人無己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語惠子曰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是學道人第一工夫也○克己二字孔子嘗言之被先儒解喫力了讀莊子無己便以爲放蕩無稽殊不思孔子對學者說箇克己莊子就至人說箇無己未爲少謬也倘不欲無

己又何爲而克己也哉莊子作文爲千古學人解粘釋縛豈
宋儒能測其涯涘耶故竊謂孔子之絕四也顏子之樂也孟
子之浩然也莊子之逍遙遊也皆心學也○逍遙遊主意只
在至人無己無己所以爲逍遙遊也然說與天下人皆不信
非其故意不信是他見識只到得這箇地步譬如九層之臺
身止到得這一層便不知上面一層是何氣象然則非其信
之不及乃其知之不及耳前大半篇只爲此故特地蕩漾出
小知不及大知一語以抹倒庸俗然後快展已說焉鯤鵬大
蜩與鷲鳩小小不知大意只如此其餘前前後後都是憑空
噓氣盡行文之致而已○前半篇只是寄喻大鵬所到蜩與
鷲鳩不知而已看他先說鯢化次說鵬飛次說南徙次形容
九萬里次借水喻風次敘蜩鳩然後落出二蟲何知文後生

文喻中夾喻如春雲乍起層委疊屬遂爲垂天大觀真古今橫絕之文也。○點小知不及大知便可收束却又生出小年不及大年作一配襯似乎又別說一件事者令讀者不能捉摸真古今橫絕之文也。○以小年大年襯明小知大知大勢可收束矣卻又生出湯問一段來似乎有人謂齊諧殊不足據而特以此證之者試思鯢鵬蜩鳩都是影子則齊諧真假有何緊要耶偏欲作此誕謾不羈洗洋自恣然後用小大之辨也一句鎖住真古今橫絕之文也。○中間一段是通篇正結構處亦止得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耳卻先於前面隱隱列三項人次第然後順手點出三句究竟又只爲至人無己一句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都是陪客何以知之看他上面宋榮子譽不勸非不沮是無名列子於致福未

數數然是無功乘天地御六氣四句是無己一節進似一節

故知至人句是主也○中段入手撇却知效一官等人不過

如斥鴳而已

同此

宋榮子列子固在斥鴳之上若乘天御氣

之人其大鵬乎莊子胸眼之曠如是○借宋榮子爲聖人無

名作影借列子爲神人無功作影至乘天地之正四句爲至

人無己作影也獨不借一人點破之莊生之意何爲哉讀至

篇末方知之○至人無己三句後面整用三大截發明之其

次第與前倒轉自無名而無功而無己歸於所重以爲一篇

之結尾也

宋榮子列子許由姑射神人或取其事或取其言皆借意發揮所謂寓言十九是也若定派某爲聖

人某爲神人且從而品評其是非當否則

北冥

海水冥冥無涯故

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日冥也字當作溟

猶奮也

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無端敘起一魚一鳥以爲寓意尙非寓意所在以爲託喻尙非託喻之意所在方是虛中結撰閒閒布筆。從魚遞鳥本極整齊特拖怒而飛兩句言其翼之如許以申上背之甚大

斷不肯作板排之筆

此處飛字虛若瀛南之飛尙在引齊諧語中

是鳥也

單落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運動也今海濱猶有六月海

海底沸起聲聞數里大

南冥者天池也

解南冥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水自

屬乘此風而後可徙也

也

引齊諧又先解一句。故與上作一樣

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翼大不可驟起須就海面平進而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息是氣息大塊噫氣也卽風也六月氣盛多風大鵬乃便

於鼓翼此正明上六月海運則徙之說也

引齊諧尙未畢就圖南處且住

野馬也

遊氣

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有物即有氣彼此氣息相吹於下淩空視之不

勝紛紜翳鬱所爲野馬塵埃者也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

下視上之勢也仰視橫空但見一色蒼然果天之正色乎抑高遠無窮故見得一氣如此乎不知上之視下且看下之視上橫

插三句爲反其視下也亦若是句

則已矣上之視下猶下之視上可見野馬塵埃非

臆說也則已矣者至此乃不須更上也

上文將齊諧之言歇住此處且把大鵬九萬里上面光景代

他淩空下視形容一番然身在九萬里之下何由知他九萬

里上作何意况邪於是插入天之蒼蒼三句言下之視上乃

如此然後倒煞云其視下豈異邪筆勢跳脫無比。則已矣

者大鵬至此乃始不費扶搖卽起後風斯在下乃培風也下

面積水一喻是全發揮此句文字

逐句逐節無無讀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坳音要與

四同功堂之坎處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粘着於地水淺而舟大也

欲明九萬里而後已之故先置此一喻○以水喻風固是妙於言風以杯水喻水尤爲妙於言水以舟喻翼固是妙於言翼以芥喻舟尤爲妙於言舟皆觸手成雋之文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也折音過也闕止也者而後乃今將

圖南

想此時何其自在快活

前文海運扶搖六息都是說風却不曾露出風字

後人所至以旁猜

此承上一喻接出風字來見其與大翼相須之至○引齊諧

中間着此數節洗發形容與下語作一隔如山帶橫空一般

○看此一節大鵬之所以橫絕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夫脫翮

鬣於海鳥張羽毛於天門乘長風而薄霄漢擴雲霧而煽太

清斯其超忽豈復恆境也哉。以上大鵬之逍遙遊

蜩與鸞鳩

山鵲有文彩長尾背胸赤○鸞音學

笑之曰我決起

猶言直起不待水擊三千

而飛

搶

突也

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

指

九萬里而南

爲

此又齊諧之言也引齊諧始畢。以上蜩與鸞鳩以鵬遊爲

笑

適莽蒼者三餐

言飯三孟

而反腹猶果然

飽如果實之貌字法

適百里者宿舂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適莽蒼者豈知此乎

之此

二蟲又何知

將言二蟲之卑先總作一喻鳥之飛與人之行等耳適近者

不能知遠二蟲豈足以知鵬此是前半篇引言之意也天下

之爲二蟲者豈少哉彼夫棲心寥闊而見笑於籛籛斯崢嶸

之高論不欲驟披於聾俗也

小知不及大知

○正一句

小年不及大年

○陪一句

以上若干文字只爲要點小知不及大知一句却卽忙又襯

一喻作排句蟬聯而下洗滌自恣之甚也

奚以知其然也

○鳴一句駢聯而下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

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

○冥海也靈龜也海中大龜

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

久○高壽也

特聞

○老彭浪得名可笑

眾人匹之

○慕而效之

不亦悲乎

○瀟灑搖曳

此節只是陪襯小知不及大知見得於年亦有然者並非又

敘一事也此處已颯沓收束前半篇矣

○不知晦朔不知春秋兩知字與小知知字

○不同此止是言其短促不及到那時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

○又起奇絕

窮髮

○北方不毛之地

之北有冥海者

○冥海又在其北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翬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

添羊角語奇羊角之紋團紐而

上鵬之盤風似之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最高則無雲

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冥也斥鴳

音晏與鷦同即鷦鷯也亦名鷽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

復句作態

此小大之辨也

又鎮一句

湯問齊諧大率相類耳若惟恐人有不信故又徵之止是隨

手澹宕之文却波瀾詭譎令人欲迷○前引齊諧處擬議雜

出此更不多半語只輕鎖云此小大之辨也便將前幅隱隱

總收有一韋防瀾之妙且筆鋒已渡起下文

故夫知

去聲效一官

可稱一官之職

行比一鄉

和於一鄉之人

德合一君

行契一君之用

而徵一國者

治信一國之民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如斥鴳之自以爲至

以下數節乃入正意此四項人其至淺者便是小不知大樣

子○筆意止緣上斥鴳語輕飄一絲引來

而宋榮子猶然

笑貌笑之一轉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

之而不加沮定乎內

心去上文

外物之分辨乎榮守內則榮辱狗外則辱之境斯

已矣彼其於世

世務未數數

汲汲然也

此節稍進

影無名意

雖然猶有未樹也

一轉樹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所倚而未

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在人世炎熱之外矣旬有五日而後反彼

於致福者

修身福世之事

未數數然也

此節又進

影無功意

此雖免乎行

無行地

猶有所待者也

又一轉樹去上

若夫乘天

地陰陽二氣

之正而御六氣之辨

六時消息

以遊無窮者奇心無極之先彼且惡

乎待哉

夫焉有所倚

此節至矣外不見物內不見心身與元化俱神與造物遊鳴

呼至矣

影無已意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三句一篇之主也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今以天地之大而生我以我而遊處於天地之大之間而且其蕃變而消息者無一不備於我亦惡往而不得乎哉乃無端而據爲我無端據爲我久之而忘所爲據而竟無往之非我是故進而與天下爭功者我也卽退而與天下讓功者亦我也進而與天下爭名者我也卽退而與天下讓名者亦我也再推而凡一事之畔援一念之欣羨者無非我也卽矯而人之畔援者弗畔援之人之欣羨者弗欣羨之者亦無非我也總之我見未忘也簞瓢陋巷之子不改其樂以爲樂簞瓢陋巷是樂

貧也樂貧是見有我之處貧也非樂也以爲非樂簞瓢陋巷而樂道也樂道是見有我之處道也亦非樂也然則其樂不容言也不容言而已始化矣故曰顏氏之子坐忘也此可以言逍遙遊也方舟於河有虛舟來觸而不怒何則以其有舟而無有舟焉者也夫我且不怒彼於何有浸假而我爲虛舟焉邈游而下可也邈洞而上可也風恬波靜可也驚颺怒濤可也焉往而不得其徜徉而况於方舟之一觸乎然則無己之爲逍遙遊思過半矣細玩此批無己之妙解了然起於下二句何止於數等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妙吾自視缺然妙請致天下

辭令逸品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許由說得是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說得是

鷦鷯

小鳥一巧婦

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

偃一作鼯鼠名好偃河而飲水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爲

無所用妙妙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又我一喻
孌孌然

許由以名爲賓而不居以上證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

猶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不可得其首尾

大有逕庭

逕門外路也庭堂前地也勢相遠隔

今言大有逕庭則相遠之甚也不近人情焉

言前先作虛摹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北海中有此山此蓋以山喻身中也

有神人

焉身中肌膚若冰雪

體純抱素

淖

音約淖約善

若處子

專氣守柔

不食五

穀絕世

吸風飲露納天地之清冷

乘雲氣虛度太

御飛龍秉陽德

而遊乎四

海之外

與造其神凝之極

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

天地位育

吾是

以狂

同誑疑其爲誑

而不信也

寓言至精肩吾徒詫其語句耳○接輿見地如此無怪乎其

欲箴劄吾夫子

連叔曰然

宜汝不信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韓文公化此便有上李斯東一篇文字

此其言也猶時

是女汝豈若汝耶

之人也之德也

神人之字指將磅礴

萬物一氣鼓動

以爲一世斬乎亂

亂求也亂治也○所執弊弊貌

焉以天下爲事

何有勞天下之迹

之人也

舞頓挫物莫之傷大浸稽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正寫物莫之傷言雖天是地之害氣亦不能侵之

其塵垢粃糠

至粗之緒

將猶陶鑄堯舜

唐虞治功

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乃物

自治
月

德修於心而功被於世我何與焉。堯舜治功之盛者借以抑揚乃行文之勢耳或欲爲二帝爭氣則莊子當啞然一笑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妙喻以文爲戲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何如人當亦身中之事藐姑射之山窅然窅音杳深遠貌喪其天下焉進於不與焉

設喻搖曳并堯舜也進一步文致泠然。姑射神人雖唐虞之事業不足爲多以上證神人無功意也

惠子

名施爲梁相

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結瓠而

實

事子中

五石

如許子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一人之力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

落猶落

無所容非不啖然

啖音鴛虛大貌

大也吾爲

其無用而培

擊之

摹寫鈍物如畫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陸醒一句

宋人有善爲不龜

音均凍拆也

手

之藥者世世以泝澠

音平降漂澠也

統

同續絮爲事

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

統

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

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去聲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

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

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

喻意一折愈醒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

猶思

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

樽者酒器可爲腰舟以渡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心有所蔽如蓬蒿然

不適於用者所以全其大用也瓠而無瓠之用乃有超於瓠

之用焉知超於瓠之用者豈第江湖之適已哉何期反來惠

子之揶揄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離却困苦心與天休矣

純是一派寓言巧便逐物者自納於陷悟之區敦龐全身者必謝夫多能之智於二者之間而擇術焉甯爲狸狌往乎抑甯爲麋牛乎然則大樹不當爲眾所同去也明矣無何有之鄉何鄉也一物不留之處與之爲不留卽無何有之鄉也廣莫之野何野也一物不隔之宇與之爲不隔卽廣莫之野也彷徨乎無爲本無可爲也逍遙乎寢卧本無一事也如是則既無與物相撓者而物之撓我又安所得加之的哉此世所目爲無用而獨適於清虛者也。以上證至人無己意也無名句引許由無功句引姑射神人此句獨引自己言語莊子豈輕以無己許他人哉抑又不第於此處見之也前番一引宋榮子一引列子至乘天地御六氣獨不一點其人焉則莊

子之自負斷可知矣雖然小知不及大知開口已言之則無
己二字之爲秘密法藏聖神化境莊子或亦自負知之而不
敢遂謂至之是以津津於至人也夫。證無名無功兩句接
引兩人文意亦甚顯至此句獨隱躍其辭只於大瓠大樹作
兩段閒言閒語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此莊子旣以自負又善
於立言也。○大瓠一段劈口就點用大大樹一段煞尾說到
無苦試想古今雖蓋世才能冠古學問撐天制作都只算做
用小何也以其爲有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便是形下之器耳
性分中之緒餘耳但在這上面著腳未有不勞心焦思擾攘
一世者莊子視之不堪困苦若至人然乎哉至人無已一切
才能學問制作到此都冰融雪釋人視其塊然無用與大瓠
大樹相去幾何卻不知其參乾坤筭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落

落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爲逍遙遊也。如是而乃爲逍遙遊則至人以下未許一人得與其事乎。不知學道之人便要學至人之事。莊子點化惠子收尾處數句純是說心學上事。卻特意點破逍遙二字其教後來學人深矣。○分三大段看起處至小大之辨也是前一大段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是中一大段堯讓天下至末是後一大段前極參差變化後獨三截分應澹宕住筆而餘音嫋然真浸淫不制之文

南華經解卷一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齊物論

嗚呼大道既喪而百氏之爭鳴也其弊可勝道哉昌黎韓子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夫遊處食息於天地之間有何不平耶凡有不平皆非道之所與也若夫四氣推移而蟲鳥風雷各應其候此亦天地自然之運非有所作而致之而乃與墨客之喋喋者同類而稱此昌黎氏之過也且人苟非客氣所動而喜則諷俞怒則叱咤哀則涕泣樂則謳歌當其中節莫非至和者爲之也而謂之不平乎哉聖人著六經以明道其間豈無激昂奮厲長吟短歎之辭要以發於至當而教人以

中節之和豈可謂六經爲不平之書而開簧鼓之寶歟六經之作非得已也其意欲吾道之在萬世旦而復旦以點畫寄其鈴鐸苟可爲而止者不欲過費其一呖也何則性道不可得聞多言易以成歧卽義易之書文王成之爲文王周公成之爲周公孔子成之爲孔子惟其皆不詭道故集爲一經要以襲古易厭創今多端聖哲且然而況於截編之末技者乎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蓋聖人之謹於言也如是後世著作浩如煙海學士家汗牛充棟眼穿舌敝而去道益遠原其禍蓋始於戰國焉彼其時處士橫議慕富貴者挾陰陽裨闔之說傾危人主躐取卿相識者鄙之而好高務奇之士遂退而著書人各一編以誇勝儔類流譽來禩秦漢迄今濫觴已極子史文集之函石渠金馬每不勝

收然攬其旨趣率多無病而呻吟不覺而舞蹈者焉間雖中有所感而喜怒未半繪藻必工哀樂既至淫溢不已執一區之私見熒大道之弘通斯則昌黎所謂不平之鳴者乎不知而作每追咎於橫議所由來然後知欲無言者不可謂非夫子幾先之藥石而齊物論者殆亦莊生沸羹之冰雪與○曹子建論文以氣爲主可見從來著一家言未有不具一段必達之氣者也其氣既盛從而折之必未易降今莊生不務逆折只是從而淡之真釜底抽薪之法也○謂其所言叛道徒爾無益彼且曰雖不合道實且快意殊未足以淡之謂其非徒無益將來但資覆瓿彼且曰藏之名山以俟知者猶未足以淡之今莊子開口引子綦一段直是世間原未有我風聲甫濟眾竅爲虛真氣將歸形骸自萎不特大命既至自家不

得主張抑且當場傀儡未知是誰提線我於此處直欲大哭
乃猶較長論短所爭是何閒氣耶如此說來尙未道及物論
蚤已令人冷卻十分矣真淡之之至也。說到眾言並起無
異小鳥鬬鳴況乾坤到處是道一說便有不盡彼此俱圓真
宰分別何其多事把持辯者忽而兩邊俱掃忽而融釋通家
合其火氣都盡真淡之之至也。他人爭執是非誠爲多言
我卻與之分剖獨非多言耶莊子連我今有謂一并掃卻既
是大道希夷總以冥漠爲至現身說法真淡之之至也。連
引堯問等數節大聖人胸界之寬悟境之達如此直將造化
情性物我變態一眼看破一心超寄而我方與人鼓其筆舌
辨其方隅一何少味總把自己推倒純是現身說法真淡之
之至也。使我與若爭勝則是同在夢中俱不能相知我於

大夢之中忽開醒眼付之相忘卿卽曉曉不休我亦概不來
管自爾優游無竟眞淡之之至也。罔兩一節行止坐起遞
遞有待而然應轉喪我真淡之之至也。夫道視之而不見
聽之而不聞亦無視而弗見無聽而弗聞至於無視弗見無
聽弗聞盈天地之間尙有物乎尙有彼物此物之歧乎物且
不得論將安附故物化則一片清虛四大皆空矣眞淡之之
至也

南郭子綦

居南郭因以爲號

隱也

凡而坐仰天而嚙嗒焉

解體

似喪其

耦

表耦忘形也形與神爲耦

子綦此時六處休復同一湛然

顏成子游

子綦弟子

立侍乎前曰何居

音基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無生

也氣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無煙始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怪問之辭語致搖曳

子綦曰偃

子游名

不亦善乎而爾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從旁觀之曰喪其耦是外邊揣摩說話子綦自道直云吾喪我方是從心地淨盡中流出一絲不挂之語。方言喪我憑空以聲籟致問其胸中是何託悟妙不容言。兩未聞妙常在耳邊汝卻不曾聽得

子游曰敢問其方

其處指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

作作則萬竅怒呬

音豪

而獨不聞之蓼蓼

音溜

長乎山林之畏

佳

畏佳舊云音韋翠字當作嚶崔山之角尖處也余按畏字古

通作隈音威曲處也佳一音危六書正訛云隸作惟維俱同則佳卽古之維字矣維方隅也此云畏佳乃言樹林在山曲之隅者風聲惟木易感而木林之在山隈之維者尤居含風之處故將言大木竅穴須於此處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形容之何必改作嚶崔乎

三者取身似杓音基上橫短不承棟似圈似臼三者取象於物似洼池

者似汚也者二取象於地激者如水激聲謫者如箭去聲叱者

出而吸者入而叫者高而諫者諫音豪下突者突音香深咬者

或音屢鳴而聲清此是鳥鳴之咬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喁音

重冷風則小和聲去風大則大和將聲又厲風濟濟也風

也如既則寂寂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揉動之刁刁

乎聲則無可聞矣惟樹尾調調然動而

寫地竊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乃只是風作風濟之故。以聞

起以見收不是置問說見止是寫聞忽化爲鳥有借眼色爲

耳根襯尾妙筆妙筆。初讀之拉雜崩騰如萬馬奔趨洪濤

洶湧既讀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

子游曰地竊則寂寂是已人竊則比竹是已地竊天竊皆是

借用其字故此處止一句送過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拔擢眾竅

而使其自

已也

說鬼神之怒即怒時之怒聽之則竅自爲

咸其自取

每竅皆各成一聲

怒者其

誰邪

聲抑思奮而怒之者其誰耶

寫天籟更不須另說止就地籟上提醒一筆便陡地豁然○

待風而鳴者地籟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卽天籟也此兩處

分別○夫風之吹一也所吹則萬有不同可謂極參差之致

也而風但使之自鳴且每竅各取一聲以鳴蓋風雖吹之而

有不與也於不與而極參差之變焉於極變而仍一不與之

妙焉彼眾竅者眞以爲自己耶自取耶果其自己自取則噫

氣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濟之後何以又寂然則怒時者非

無端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怒也而怒者其誰耶悟其爲誰

則眾竅于喁皆不能無待也已看他四句中寓無限意思轉

折又極淨極圓極透極脫文之聖也

使自已對吹字說言雖吹之而未嘗與也咸字

對萬不同說言雖萬不同而無弗偏也咸則極參差而無弗偏咸其自取則無弗偏而仍未嘗與矣寫自然妙用便曲盡

也○批中待字即後寫地籟如彼鋪排寫天籟如此冷峭○

原爲申解喪我今將地籟天籟敷說一番截然而止更無一

字挽及末句劈面相詰子游亦寂無所疑真冰壺濯魄之文

○要明我不足據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無如聲籟於

此觸悟尙有不化之形骸乎○形與聲都是天地借境而形

之難化爲甚故人每執形而鮮執聲但使能將形聲等觀胸

中有何不化今子綦解喪我不寫形骸之假但寫一派虛聲

真上智人說法之事也

人生知覺運動何異眾寡之鳴怒者其誰耶分明有個主宰自家都是假

的蓋已把我字說得灰冷矣

○以上引子綦之言畢

大知

去聲閑閑也廣博

小知

去聲間間別也

大言炎炎

光儀也

小言詹詹

詹

諄視也

其寐也

魂交其覺

音教

也形開與接

爲構

與物相接而營構生

日以

心關

計相角

縵者

寬人

害者

險人

密者

謹人

小恐

惴惴

懼大恐

縵縵

失精

其發若

機括

片言

其司是

非之謂也

也

其謂如

詛

盟誓

不其

守勝

以執己

之謂也

也

其殺如

秋冬

以言其

日消

也

其琢削使天真

其溺之

所爲之

往

不可使

復之也

其一往不

也

其復返蕩

也

其閉藏老

其厭也

閉藏也

君子而後

厭然如

緘

固

以言其

老漁

深也

也

其愈濬深

也

也

反也

近死之心

莫使復

陽也

其陰辰無復

喜怒哀

樂慮

思多

變

樂由器

變

作

復熱怖也

姚佚

縱放

態

字以繕事其情

樂出

虛

樂本虛器

樂

由此

變

蒸成

菌

偶而生氣鬱勃

○二句收上

如此種

耳

樂

出虛

樂

由此

變

變

上文子

禁止寫得

一層影子

正意毫未之

及莊子緊接過來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呬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呬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呬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呬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呬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呬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呬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鋪敘一番

○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

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

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樂出虛二句與風濟竅虛一段配讀之又一樣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皆天機浩蕩之文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此節是與天籟節相配文字。日而夜夜而日亙古亙今止此一遞一遞將種種物態明抽暗換曾無頃刻之停倘曰我可爲政何不克據其一息耶雖然對此茫茫問誰發縱又眇不可得見固不可得而見聞并不可得而聞較之天籟更爲杳冥急須從此致想尙可省卻半世波汲也。○日夜相代乎前卽吹萬不同三句意也莫知其所萌卽怒者其誰意也提醒天下其辭愈冷莫知二字寫盡一世人情懂

已乎已乎

息心語

旦暮得此

相代之化

其所由以生乎

承上文日夜句從而咏嘆之下二節又爲莫知句轉側蕩漾
要人醒眼

非彼師上之

無我非我無所取自威其是亦近矣造化不離已而

不知其所爲使

者到底使然

若有真宰

點真宰又故而特不得其

朕無端可行已信

運動我者

而不見其形

有情此理而無形終

無纖迹○止一

意反復摺疊

此節作四折淡蕩真宰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

賅音該也

而存焉吾誰與爲親

此言試卽有形求之

一件爲主下面若干

汝皆說悅之乎

將同親

其有私焉還是一件乎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如是或二字承上二句皆說既不得有私又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

既同爲役使則其遞相爲君臣乎抑

爲主其有真君存焉

還是形骸之外別有真君存焉

緣上節推宕而下上節無形此節將有形處翻跌也似辯似

詰一反一復至末句一逗卻還在無形處主張譬如分雲漏

月

吾誰與先問一句下面兩句就親一邊摺疊兩句就不親一邊摺疊一句就遞親遞不親雙承摺疊然後點醒○

兩節一句一轉纍纍然如線貫珠垂筆尖輕弄不復著紙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不以人得之而益不以人不得而損蓋真固自如耳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

也逆相靡也其行盡如馳而

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真君所在人知之不加益人不知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

守之待死與物相摻於隙駒光中爲足悲耳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所行皆妄耳齋然

疲役所役而不

知所歸

日暮途窮於何歸宿

可不哀邪

與下凡三節疊疊爲世人寄痛以深見其可悲直從明眼慈

心流出一副血淚來也。不見其成功妙，不知其所歸妙。經營一生，將謂託業千古，以我觀之，不啻電光石火，霎時影現耳。是何結局耶？

人謂之不死矣。

方其役殺固謂不死，然難生何用。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一旦形化。

面心亦隨化，靈氣蕩然矣。

可不謂大哀乎？

真宰既喪，指其暫時屬息，謂之方生成，何用處？蓋既爲形役，則幾希之心亦與形俱徂耳。此猶不悟，豈不加一倍可哀耶？人之生也，固若是節。

指上節。

茫乎？

茫昧也，喪其真宰而不知。

其獨我茫而人亦有茫者乎？

怪嘆眾生汶汶，反借自己爲普天一哭。自起首至此，殊未道及物論一字。引子某喪我之言，發揮出若干文字，將世人一切知覺形骸盡爲幻化，使人大失所恃，疊疊感傷，則物論

一節乃其至小至小如此下筆固是透悟亦文字中爭上截

法也至其空靈澹蕩切須細細吟之○諷誦一過始而萎喪

既而譬如有所獨遇謂莊子不得道吾不信也○以上冒頭

夫隨其成心

成心自何成有之者則

而師之

大宗誰獨且無師

乎人人

笑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

不特知相代之故自

愚者與

有焉

即不知其故者宗師未嘗不在蓋真君雖不

未成乎心

見妙道

而有是非妄生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未嘗實到

耳此句

乃當時辨士話端

是以無有爲有

本無是非無有爲有

雖有神禹

且不能知

既有何底止吾獨且奈何哉

况智不若禹者

知神奸故以爲言

此方接入物論親見斯道者何庸費辭則物論之起皆妄造

耳

此節言是非自無而有

夫言

緊接

非吹也

言非其比

言者有言

生是非

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

皆未足據

果有言邪

人止知矢口而談

其未嘗有言邪

抑算不得

其以爲異於

其以爲異於

穀

音寇初

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

不異

只因言亦聲韻邊事忽接前文將吹字劈手判過靈快無比

○上二句如利刃剖物劃然兩分下將言字輕輕掉弄等之

小鳥啁啾蚤把高談雄辯付之灰燼

之數能自

爾雅云生哺擊生嚼雛

此節言是非原不足據

鳥生須母哺之者請

道惡乎隱

而有真偽

何所隱而用人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是

分非之辨

道惡乎往而不存

本不須言

言惡乎存而不可言

一

道亦

不須辨

道隱於小成

偏見之人

乃言隱於榮華

浮誇之說

乃故

有儒墨之是非

儒墨二家因小成晦道榮

華晦言乃起而是非之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是彼所非而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家

欲以己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無益也莫若以道原
無隱言原無隱者同相忘於本明之地則一總不用是非大家
俱可省事矣。明
字正對惡乎隱說

此節有四層道與言本無隱何處不是是第一層偏見之人
言道又文以浮誇之說而道始隱言始隱是第二層儒墨二
家自負言道宗匠憤其隱也而以此之是非正彼之是非是
第三層然以是非而正是非未得也莫若以本明者聽之是
第四層。明字是齊字第一等道理。此處明字一見

此節言是

非俱用不著還他明字一著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是非因彼此對立而爭不知相觀則皆彼也各據則皆此也

自彼則不

見則昏彼自知則知之

自知則明故曰彼出於是而指也此

是亦因彼

此者因彼彼是此

方生之說也可見彼此乃相

雖然方生方死

隨起亦方死方生

隨起又方不可有非

方不可方可有

即有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不能爲同不能爲異從而因之是以聖人不由是非

之而照之於天以明也自然亦因是也因則是非兩化

此節亦有四層無彼此是第一層生彼此是第二層是中有

非非中有是是第三層是非總不足由惟因爲妙是第四層

○因字承明字來是齊字第一個方法○此處因字一見此節

言是非互藏其宅又還他因字一著○以上一大段前兩節接入物論後兩節

明字一煞因字一煞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此我爲此人爲彼從人觀之則俱倒轉矣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起意今乃各見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

是此莫得其偶之形對謂之道樞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凡物奇圓而偶方環之圓也旋轉無端環而

豈著是非之迹也哉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非之應皆可無窮故曰莫若以

明握無窮之妙者非本明之
照乎○道樞明始得之

一申明字○明字再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指之外別有屈信之者不

特與枝指非指并指亦非指也然則以馬喻馬馬白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馬亦非馬也然則馬與白馬一樣耳多此

分別天地一指也降別有升萬物一馬也凡有消息之者○可見

通爲一側觀引可乎可因其不可乎不可因其道路行之而成

行物凡謂之稱而然名因所惡乎然於然然因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因其物固有所有然物固有所有有可無物不然有

然無物不可皆有故爲是舉建與楹屬人與西施人恢大

愧同矯變怪怪異四者皆道通爲一以道觀之其分也成也

則爲成其成也毀也既成又所以凡物無成與毀成毀不見成不見

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達者照之於天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私

見而同庸也者用也無用也者通也通也者通也無用之用者以通也者

得也則通爲一適得無心於得而而幾矣道矣因是已無所用其

分別道孰有妙於因乎○適得而

幾矣輕飄一線又有下節文字

一申因字○因字再見有以指與馬發端者因公孫龍

已爲一而不知其然未嘗謂之道而幾也勞神明爲一若勞

一而不知其同也於不知其同謂之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公猿長也賦亨同梓棟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朝暮之而喜怒爲用勞心爲

一者其勞等耳而舍亦字妙并爲一之道亦以渾忘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和通是非而息心自然一

念不起何是之謂兩行我與物皆聽之

緣上文適得而幾矣一句拖此一段發明爲達者更加一鞭直須連知通爲一的心都歸渾化如佛家纔以一言掃有隨以一言掃空方是一絲不挂不然與紛紜者一間耳然要去此心不須別法也只消因是已妙妙不特因物而因物之道亦出於因此聖人所謂兩任自然至矣至矣○疊結一因字是分外一至微至妙之因○因字三見○以上一大段凡三節明字一煞因字兩煞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無極

至矣盡

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

生太極

而未始有封也

無極

此之界

其次以爲有封焉

分陰陽

而未始有是非也

論之跡

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

渾然者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私心至是

果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備自未始有物觀之

有

成與虧故

同

昭氏之鼓琴也

成

一調而

反虧

無成與虧故

昭氏之

不

鼓琴也

○

帶一喻

藏全於冥漠

邈道之根冥然漠然斯爲至盡遞降遞遷至於是非濫觴之

極矣在爲是非者欲以此明道却不知私愛成而道反虧何

如一端不起者之爲渾然乎鼓琴一喻最爲親切撥絃叩音

偶成一調却不知眾調置在何處緯文緝藻自成一論卻不

知眾論置在何處未幾再移一調而此調又訕矣未幾再出

一論而此論又訕矣故是非者一成則虧不用則全

昭文

姓

之鼓琴也

師曠之

枝

猶

策也

曠乃

睿者

在策

而

行與

有目

同

惠子之據

梧也

據

梧梧而

吟

昭文

三子之知

去

聲幾

盡

乎

於此

事

皆其盛

者也

同

負

故載也

傳

之末年

傳

稱

惟其好之也

以爲

異

於彼

自

以

異

於

彼

爲

異

於

彼

自

以

異

於

彼

自

於其好之也

盛

名

故載也

傳

之末年

傳

稱

惟其好之也

以爲

異

於

彼

自

以

異

於

彼

自

以

異

於

彼

自

以

異

於

彼

自

以

異

於

彼

其明而強

故以堅白之昧終

此與堅石白馬之辯欲眾其明之而卒歸於昧昧者何異

子又以文之綸

終終身無成

每鼓則

殫精一技求明而得昧圖成而得虧敗盡彼興

若是

如昭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以虧為成則

若是而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本無所為成

是故滑疑

不明貌

之耀

不明中聖

人之所圖

何

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去私智而此之謂以明加

此之謂三字與欲以明之者致其分別

接上文無成澹宕搖擺下來夫以無成之事求明而適以得

昧未知不相明者之為至明也是故聖人圖之屏其私愛混

諸庸常乃為了然於未始有物之際也我所謂以明如此豈

非所明而明之之謂哉○此三節再申明字其義愈顯○明

字三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

是我也無是

其與是不類乎

有是非則與我類與不類相與爲類

勞心爲一與

則與彼無以異矣

天下物論爲何紛多倡之者本一好事先生偶爾著述耳雖不合道未至於多也又有好事者起而勝之則漸紛矣又有好事者起更從而勝之則愈紛矣如此相踵各欲後來居勝紛拏遂不可詰然則是非之弊生於倡言者猶淺而生於辯言者爲甚也莊子此篇所以於生是非者數言提撕於爭是非者反覆開譬

白儒墨之是非皆是以後皆是也

甚且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

其同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也譬之竿頭更進一步言我今說汝爭辯亦爲多事則汝之云云更不足道可知要推倒眾人自己便不留分毫罅罅雖是道妙無痕亦是現身說法也以下純發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

試無異亦

有始也者

各發事

有未始有始也者

此我謂

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

此乃起矣

有有也者

有無也者

其無也

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

此我謂

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

也者

此乃起矣

俄而有無矣

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以道照之有果是

今我則已有謂矣

有無果是無乎

今我則已有

謂矣

然已添話端

而未知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末語小莫破則

而泰山為小

何處安頓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末語小莫破則

莫壽乎殤子

斯則殤

子為

而彭祖為天

彭祖為天

天地與我並生

皆生

而萬物與

齊

我為一

化源不二

如是一也

既已為一矣

且得有言乎

多事

既

已謂之一矣

且得無言乎

齊物論

一與言為二

二與一為三

說

與道之本一也

況其凡乎

謂流弊暢寫一番

凡常人

也○將有

一

一

半

與道之本一也

之言也

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

雖歷家善算亦

而

而

況其凡乎

謂流弊暢寫一番

凡常人

也○將有

一

一

半

既謂之一便是有言妙妙圖悟說華嚴要旨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正莊子此處義也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

齊物論且然

而況自有適有乎

齊物論又無適

焉

不如一因是已

莫善於因

上文暢寫有謂之弊似真與彼無異矣至此止用抑揚之筆跌轉彼論以見其必有甚焉詞不費而意愈警是加一倍醒法○此三節再申因字大意承勞神明爲一節來而煞因字處則兩邊管著物論齊物論俱莫善於因○以上一大段凡六節明字一煞因字一煞

夫道未始有封

無不言

言未始有常

無不可

爲是有封而有畛也

便有

域分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

辯細

有競有爭

甚

於此之謂八德也

八德皆引成語有分有辯尤此處切證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就事論事不加擬議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不得不加擬議但不存明辯之跡

聖人何眇之有或存或論或議皆各因其當然耳○看他忽

然舉春秋莊子胸中未嘗須臾忘夫子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不在於分之分助辯也者有不辯也

不在於辯之迹曰何也

聖人懷之

不自見

眾人辯之以相示也

各相考

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

不貴分辯之迹語最明

夫大道不稱

無可名

大辯不言

無是非

大仁不仁

無小德

大廉不廉

無圭

角廉音歉無領貯食也塞滿之意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廉

大勇不忮

無客氣害人之心○此五者之圓也

歷引古語證之止大道不稱大辯不言二句是主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

不勝辯

仁常而不成

有常變則不周

廉清而不

信

外示儼然則中不可知

勇伎而不及

恃力必敗

五者圓而幾向方矣

五者本渾然圓

通今務於所見則滯於迹而盡向方矣方不可行也

反釋上文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但知不知爲不知耳

孰知不知之辯不道

猶言之道

孰知以不知而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渾然之中無所不藏

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

形容天府

此之謂葆光

葆韜藏也光芒都蘊蓄不

露就天府中又推出一義

全乎大道之初體者如是。以上一大段凡六節發明不須

有謂的餘意八德之分畛不足尙五者之向方不可爲惟天

府之不測葆光之澄涵有道者願託志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一國一脰一國一胥一國一南面而不釋然

芥蒂於心也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託生若汝

不釋然何哉汝何爲芥蒂於心而欲伐之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各不相礙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日猶懸象之迹耳德則天地同流何日

存乎說三子一喻說堯又一喻

以下皆證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之意○此一

引證也眾論各持猶三子之存乎蓬艾也必欲辭而闢之何

異堯之不釋然乎進德者如十日並照而無相掩之心則遊

於廣莫矣

齧缺堯時賢人問乎王倪高士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妙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愈然則物無知邪俱不

者物本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

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
禪圓悟笑曰不然正在法界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理事
無礙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今
讀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
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非王之見有淺深因問辭愈進則愈妙耳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小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或是大徹

一轉純乎化境

且吾嘗試問乎女

汝

民淫寢則腰疾

一症

偏死

半身不遂又一症

鰭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恟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三者居之異孰是孰不是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也草也

螬蛆

蜈蚣也

甘帶

蛇也

鴟鴞

鴞也

嗜鼠

四者孰知正

味

四者食之異孰是孰不是上段將民一邊單頭敘法變化

一

後

似猴

獼狌

音獼狌

獼狌

似狗

頭赤眉

以爲雌

猴爲獼狌也

麋

似鹿

與鹿

交鱗

與魚

遊

皆言非其類

而相與爲之

匹

毛嬙

麗姬

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

深入

鳥見之

高飛

麋鹿見之

偶

決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四者色之異孰是孰不是上兩段民一邊居前此將民一邊倒

變化

插敘法

居處也

食味也

顏色也

各以所得爲安

未可以此之是

嘗彼

之非也

天下事皆如此矣

○三孰知字妙

既未必誰爲真知

然則俱不可知也

映惡乎知之如寒潭秋月

自我觀之

仁義之端

是非之塗

樊然殽亂

吾惡能知其辨

是非俱不可執

蕩然任之

吾固無所用吾知也

是非俱不可執

蕩然任之

吾固無所用吾知也

是非俱不可執

蕩然任之

吾固無所用吾知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全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逍遙同解死生無變於已屈伸一理而況利害之端乎

利害字從上居味色之異影下又洗發一層

不知其正則

○

神遊於至虛雖生死大事無毫髮足以相撓何況利害然則是非之塗一太空雲過耳烏容分辯哉○以上二引證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

只梧子封人

曰吾聞諸夫子

孔子也莊子學於子夏所稱夫子多係孔

也聖人不從事於務世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不踐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浪言漫瀾無邊岸貌言不著實也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

以爲奚若

聖人一切渾忘不著纖迹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大早計。

方聞言遠端

見卵而求時夜。

辨報更也

見彈而求鵠炙。

卵固可生

雞然見卵豈遂能有雞彈固可射鵠然見彈豈遂能有鵠哉皆早計之喻

一邊掃孔子一邊掃瞿鵲

予嘗爲汝妄言之。

白謙亦不足知姑臆言之

汝亦以妄聽之矣。

何旁日月並

日挾宇宙。

道貫上

爲其脬。

音吻合口也

合置其滑。

音滑

音昏滑潛未

月挾宇宙道貫上

爲其脬音吻合口也

合置其滑音滑音昏滑潛未

音滑

音昏滑潛未

音昏滑潛未

亂置之

以隸卑

相尊

猶寓於至賤爲貴

眾人役役

勞

聖人愚也

相參萬歲而一成純而不雜

萬物盡然

無物

而以是相蘊

然相

蘊何有是

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喪自幼而不知歸者邪也妙喻

迷其故鄉

麗之姬

又夾

艾封人之子也

喻

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獻公也戰國強侯

也與王同匡

安也

牀食獨蒙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靳生乎夢飲酒者

樂也

旦而哭泣

哀也

夢哭泣者

哀也

田獵

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

其夢也且有大覺

既死

而後知此

生在其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爲覺

以生竊竊然

猶然

知之

自稱

君乎

貴也

牧乎

賤也

固哉

分貴分賤也

也與汝皆夢也

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名爲弔詭

弔至也詩神之

也

弔矣詭異也弔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

至久猶爲至速也

甚言其希有也

要明聖人一切渾忘必說到生死一致處與齷齪言神人一

樣獨其寫生死一致必進一層說生不如死先消弱喪一小

喻又夾麗姬一小喻然後生出夢覺一大喻其行文節次推

起。○大家都在夢中惟有聖人先得夢破所以爲其脗合
置其滑滑無謂有謂無謂莊子引意止此數句切症世人是非眞乃
不足挂齒。○以上三引證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止要證
聖人不用分辯以明今亦不必有謂卻俱從全體大悟處寫
來灑落混融三幅俱是橫空大落墨之勢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爾果非也邪兩端輕輕引起以下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

知也則人固受其騷音蠶上聲聞人亦將昧吾誰使正之又徐

出一箇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是他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是我這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是別立一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是兩邊制的人

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

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總煞一句

化聲

是非變之聲之相待人正

若其不相待

俱不能正則與不待同

和之以天倪

倪端也人之造端皆屬有心天倪則無端矣

因之以曼衍

無畔岸也

所以窮年也

優游卒歲以因任爲消遣而已矣○俗本此二十五字在後亦

無辨之下說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定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辨

有定則俱非蓋天倪無是非之端也

忘年忘義

因之以曼衍也

振於無竟

鼓舞於無窮之際

故寓諸無竟

即自寓於無窮之際

三引證後攏入本意止用澹蕩輕搖之筆作一段收尾

罔兩

微影外問

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操與

無獨立之操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影不能自主

待而然者邪

形亦不能自主須待眞宰也

吾待蛇蚶

蛇腹下

蜩翼邪

蜩隨乎蛇翼隨

乎蝴蝶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俱有待而不自知上所有待加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以引蛇對翼皆取至微無知之物

此一喻分明是喪我分明是相代乎前而不知隱隱便接轉前幅文字。設喻之妙沁入至微除是天仙斷不能寄想到此及看破愚人亦須解頤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

栩栩然貌

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

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有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

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以常形論之必有分別乃今以夢幻觀之何又相爲而不

能自此之謂物化

復彼物此物之迹歸於化而已

上面若干文推倒物論者十居二三連自己齊物論一併推

倒者十居七八至末忽現身一譬乃見己原是絕無我相一

絲不挂人意愈超脫文愈縹渺。我一物也物一我也我與

物皆物也然我與物又皆非物也故曰物化夫物化則傾耳而聽瞪目而覩果且有物乎哉果且無物乎哉執之爲物了不可得乃且有不齊之論乎哉乃且有不齊之論而須我以齊之乎哉。己與物不知是一是二尙有未喪之我乎尙有可親之形乎遙遙接轉前幅所謂以大筆起以大筆收物論之在中間不啻遊絲蚊響之度碧落耳付之不足齊是高一層齊法。將物化收煞齊物論真紅鑪一點雪也。○起東連身子都撒去不是齊物論中間大半寫齊他也是多事又不止是齊物論一從闊處啟悟一從當身啟悟行文斷無實寫之法